

山
海
關
志

山海關志卷之一

角山詹榮修輯

地里一

沿革一之一

山海禹貢冀州之域厥地偏東北天文應尾之次書曰夾右碣石此其方也虞分爲營州地商屬孤竹國周屬幽州春秋屬山戎戰國爲燕分秦罷侯置守以其地屬遼西郡漢爲陽樂地介

臨渝海陽之東郡仍遼西以幽州刺史領之漢末分裂爲公孫度所據烏桓鮮卑續相侵奪三國屬魏魏亡歸晉晉永嘉以後慕容氏據之後入於拓跋魏氏隋爲臨渝關屬平州唐天寶乾元仍隋舊唐末暨五代渝於契丹爲隰州海平軍治海濱縣隸中京大定府遼亡金爲千州元入瑞州隸遼陽大寧路距舊渝關迤東瑞州迤西世傳爲遷安鎮

國朝洪武拾肆年創建城池關隘命名山海關
內設山海衛領十千戶所屬北平都指揮使司
永樂中建都燕京列爲畿輔革北平都司直隸
後軍都督府宣德初調左中二所於遼東今領
八所云

疆域一之二

東三十里至遼廣寧前屯衛中前所南十里至
海北八十里至義院口關西九十里至撫寧縣

此延袤之大端也。析而筭之，東踰關七里爲關，
瞭望地餘悉屬遼。西南北三方，雖山蹊沙瀨及
一市一廛，多爲撫寧民賦地。衛屯牧所散落，計
僅十之一耳。厥土亦惟艱哉。於是乎鮮恒產之
家矣。

山川一之三

角山 脉自居庸古北喜峯諸山東迤逦延亘千餘里
部至是 國朝俱鱗次設關隘障朵顏諸夷
部之鎮山也 去城北六里雙峯峰向宛如角立
部之鎮山也 去城北六里雙峯峰向宛如角立

因名茲山之北直抵沙漢層巒彌望不可窮
矣主事尚綱詩雙峯疊翠倚雲端天限華夷足
此山蟠結已知根底固登臨便覺眼中寬關城
遠近荒煙裏草樹參差落照間更欲攀緣到絕
頂手摩霄漢望長安主事陳欽詩雲中一脈來
崑崙逶迤東指扶桑根蜿蜒盤礴幾萬里天馬
揖勒持箕奔渝關隱起勢猶伏累累聚米何足
論勾龍飲復叱精衛壁立千仞如繚垣丹梯白
石湛溟渤俯視六合低欲躡西望神京真鰲
極環拱儼若朝至尊金湯設險自今昔滾為池
冰山為門眇予東南一腐儒承乏偶此司天閣
鯨波不揚羽書息閉關之暇思窮源朝來出遊
街小雨四月三日天微暄入山已覺芳意足薰
風初濕春衫痕野雲杳渺送雙睫顯氣下上相
吐吞翩然下馬坐方石長松落落吟髭掀項馬
羲和速神轡白日忽破千崖昏山中風景朝暮

變不變者與天地存山靈愛客嘯還應百鳥駭
羽不敢喧歸來小憇北意下此意可使終無言
主事汪瑛詩太行之西倚崑崙一支散出東盤
根踰恒帶燕跨無終灤河紮足挾以奔應有巨
靈運鬼斧六丁開蜀安足論層巒壘嶂限異域
參錯聯亘如樹垣龍行萬里得水止忽見大海
勢欲躡起為兩角持對峙岬強未肯相誰奪因
天城池據其半山南海北嚴重門疇其始之此
技險中山異人來命閭承平百禩伊誰力飲河
克腴當知源蹇予弭節日多暇煩囂逼人思避
脰筍與客與一登眺蠟屐踏徧蒼苔痕蓬萊蜃
市隱約見冉冉墮日山為吞千岩萬壑忽振響
颼颼風陣戈矛掀仰天搔首一長嘆滄桑變態
如朝昏歸路煙霞却回首翠微深處招提存塵
鞅羈人吟未足西風莫教催市喧會須振衣歷
萬仞傲睨八極方歸言主事張懋詩一溪流水

高寒山飛鳥歸雲去後還禁固應如傳野養
自樂秋向深秋起幽滯老龍無柰厭人寰主事
黃景葵詩岡勢西來萬馬屯兩峯角立此中存
秋高處蹶天上復有同雲山石根山色最濃
潭看樹林風欲散半橫村翠微落會無人到待
鐘聲落寺門又詩古寺亂峯裏蒼翠狹絳
出城指郊路將賞恣所適史書苦拘束久抱山
水癖躋高力未倦愜願如有獲遠路想幽人安
得卜一宅徑微曲通樵簇長松可摘白直鳴林
禽寒篔沒泉脉藤蘿紫崖樹魁魁掛石壁枉步
陟巖去天不盈尺頌洞視海氣光景相薄射
曠哉此時懷迎與塵世隔長風吹襟袖清氣萬
里香又詩愛爾栖霞名佳日春亭中天高山氣
肅白露濕草藜寒葉驚脫木蕭蕭多凄風感此
四時序秋節遂勿初君看羣羣理退者無成功

張留侯千載名無窮
柳露復拓霞無以官
主事劉序詩石墩環嶽塞野寺射關城九
日香花敗三山白浪平天隔非地海旬媿提
兵多病登臺客殊方此日懷又詩官懷遊寶地
僧飯薦香秣山遠碧巖寺天關黃土營五關嚴
戍鼓萬井俯邊城塞國逢重九那堪羈客情主
亭馬駮詩旌旆停春書登山笑口開雲淨低遠
樹石古龍封苔運轉高僧擁天昏候吏催感時
思公子楨下望京臺又詩徙倚珠林迥山光此
共君雲煙天外濕春雁坐中聞芳草低依石清
歌響過雲與瀛軌野趣莫報日將曛又詩青山
暇日一登臨物候偏驚遠客心杳杳鐘聲玄霧
濕蕭蕭禪室白雲深東風滿地自春色幽鳥隔
林空好香西望燕城懷勝友何時尊酒共開襟
又詩擾擾晨昏為啓關乘春驛望獨登山空塔
雨齋發落綠幽寺風微鳥雀閑對酒遙瞻煙冉

再裁詩俯聽水潺潺五雲飄渺燕臺迥投筆班

生何日還又詩夙抱煙霞癖無緣脫鞅掌百慮

蕩內機庶事勞外像忽忽青陽暮遙憶山林賞

薄言華暎壑所希絕塵網佳氣紛鬱葱寶地開

虛敞泉聲清且幽物色何駘蕩藪苔封堦綠松

露滴石響舉鴈臨東風悠然任來往長歌故徘徊

回古洞恣偃仰歸來愁空堂芳樹日初上又詩

人生常懷憂流光抵虛過逍遙對珠林忘形依

石坐鳥馱煙霞還猿穿藤蘿破雨霽覺風幽衣

冷耽雲卧不求東海仙願訪西山餓又詩玄雲

逸且夏飄渺緝園颺登眺一以眺上有白玉堂

堂中何所有一人披霓裳借問何所為誦經飡

霞葉夙懷慕真隱悠悠踰十霜相逢與不淺談

空珠未央山煙橫野碧洞林帶晨光泉水煎禪

心松日窺石床幸茲寡塵慮詎復論空瑋又詩

攀藤披青磴徙倚陟在嵒生風紛斯下去天元

非貌極目望冥海溟海波淼淼回首俯群萃群
峯一向小丹霞樓杏閣朝輝帶飛鳥地幽花氣
覆煙開山月曉前開猿猴啼後有麋鹿遠而我
與方閑煩襟滌未了忽見鷺與隼逸依霄漢表
又見鴻與鵠高飛避繒繳嗟嗟名利流空向樊
籠繞少卿汪玄錫詩一片石何業截大海南來
陰山北下山海之交爾生其中補其缺員如土
鏡臺色似并州鐵山深無六月夜夜洒寒雪樹
裏長閑蘭若堂峯頭直望黃金闕夏官司馬氏
為人太孤潔坐鎮山海森森烈烈隨行只帶兩
三人石磴不愁千萬折昨日我在平山營日暮
遙看歎奇絕天門地戶要開閉乃知信有堪與
說司馬肩輿約共登天公曉雨相攔截相繼獨
自渡兪河回首偏愁聽鷓鴣丈夫意氣重交遊
賤子平生慕豪傑歷九疑吊三湘訪嚴灘探禹
穴他年南國定逢君與君共鼓中流柁進士谷

繼宗詩 鎮寺難危 裏嶙嶙攀半且 城中崖亦堪馬

廣壑自須 鸞徑石 晚雲亂谿 抱秋水橫山僧戀

歸客林 隙候吹笙 又詩阻雨 翻登寺披雲直究

靡行人 與地主 高致共忘機 度樹蟬驚蓋凭欄

蝶喜衣 晴風晚 雙腋臨眺 力慵歸 御史聞人詮

詩寒山 風葉靜 晚眺海雲 同好客 聯秦晉高僧

悟色空 虎頭南北 峙鳥道 往來通 落日栖賢寺

談玄憶 孔叢又詩 好險真 成癖登危 興不禁 揮

房高士 枕鷄黍 故人心 去國應 千里行 囊只一

琴杖 藜僧舍 近鍾磬 有餘音 御史劉 隅詩 紫塞

雙峯 接丹梯 萬仞緣 身危山 入海目 斷水涵天

錦石題 仙篆 青松覆 綺筵不 辭今日 醉潦倒媿

高賢 主事呂 高詩 山海神 都會煙 霞福地 徧倚

空凌石 接錫 錫步金 田蛇運 十盤入 龍宮萬壑

連虹標 披曲磴 樹秋落 飛泉豁 遠超三 峯虛無

到九天 崇堂丹 嚙合飛 竇紫雲 點碧海 播時木

晴峯照玉蓮法花巖外雨梵樂霧中傳遠岫瞻

齊魯荒村俯薊燕探奇多歷險乘興若浮煙塵

跡悲中界幽心入上玄山僧休避馬解綏欲逃

揮主事葛守禮詩先春亦地角載酒上層巒境

絕僧初定眸空海愈寬松巖澄宿霧暘谷發幽

蘭恍惚見三鳥飄飄欲羽翰陳欽蕭顯聯句山

頭春色擁春雲約伴看山我與君勝事肯教

忙裏過塵埃只在此中分載將相酒酬佳節

清賸取松花醒宿醺陶昂漫和羹味美直拚

清賞到斜曛又詩侵晨僕僕辨山柴北去

叢林十里長拄杖芒鞋陪舊約澗泉野藪薦

春芳履端怡值三陽泰休沐誰為半日妨縱

賞不須愁暮鑰儘多高興入詩囊又詩坐

愛諸山玉墨深地分幽勝絕氛授倉溟蕩漾

春醕潑碧樹參差畫景森漢使欲歸懷數會

燕臺高築待遙臨明年為約重逢處回首

燕臺高築待遙臨明年為約重逢處回首

燕臺高築待遙臨明年為約重逢處回首

茲亭記賞音又詩山開霧景曉雲收亭砌

平連天一限城郭分明雄鉅鎮蛟龍只尺起

靈湫隔林鍾磬初鳴午下界繁華不耐秋輸

却老禪無外想蒲團坐閱歲華流又詩火

地陽回氣鬱葱望速遊目款行馳登山欲把

春衣換到寺都將塵慮空袖子歸雲還卓錫

兵曹駐節政觀風年來關塞後角山去角山

無烽燧消得偷閑向此中塞

里高聳等於角山去城北十里孤峯峭拔

以前後相望因名洞山當兩山之衝崖懸空洞

倒蘊深潭樵徑紆引其下寺丞朱徑詩朝宴偏

涼汀夕渡洹河水洞山更在橫山東壘障參差

畫屏裏一逕入山腰窈窕綠青蘿上臨有頂拂

蒼翠下極無地皆盤陀橫者若雙峽拉者如兵

戈高者疑雉堞低者同旋窩嶺巨古蟠地軸

萬象迥隔迷森羅大哉造化結靈異排空宛轉

如青螺神奇物怪互恍惚珊瑚玉樹交枝柯中
有忍辱仙跌坐懸崖間在大迦葉右者如阿
難拈花相顧一微笑點頭應悟無生關稜稜鐵
色繡蒼鮮絕頂斜霧天光怪我來遊覽當首夏
綠陰啼鳥聲綿蠻探幽歷險畫秉燭十步九折
窮躋攀同登二三子靡倖借郡侯相逢邂逅總
鄉曲文采光映珊瑚鈎索我賦長句擬刻西岩
頭要令姓字與山谷同傳萬歲而千秋我詩不
足珍惟有德者名乃傳君不見先王禮樂不假
石天下至今稱孔周主事馬敘詩索居懷古跡
抱病起尋幽詩酒今誰共洞山慙獨遊蟬鳴邊
日暮木落海風秋登眺思公子京華相憶不

圍春山

自洞山入東五里山形四合若環堵都
御史洪鍾詩翠樓螺閣四面高雨香雲

淡景偏饒始憐運路稀車馬便覺林泉隔巾朝
紅白花開桃李樹笙簧聲度燕鶯嬌尋常詩酒

皆堪樂莫怪淵明懶折腰給事中蕭顯詩山色
蒼涼海色寒朔風吹雪透柴關園春堂邃琴書
潤蔭秀園幽鳥雀間收遂悠揚紅樹底僧居掩
映白雲間賞心未罷頭顱老十里嬉遊半日還
進士谷繼宗詩滾滾登丘壑飄飄意不停野堂
花自色闌塞草連青偶上望夫石獨來問客星
深林有書屋遺勒北山銘主事馬欽詩載酒西
風暮圍春幸此遊堂虛明月在松古淡煙浮石
徑猿空嘯魚梁水自流寥寥思海釣聞鷓倍增
愁又詩峨峨栖霞西迢迢洞山後幽幽園春堂
蕭蕭落丹黝結構一何密盤基良可久揚策調
樵夫築居者誰手隔溪笑且答云是海釣叟下
馬步徙倚登臨何所有門外俯流水活活春雲
白軒前仰踈松亭亭當窻牖石堦封藁苔圖書
浮塵垢行庭匪見人竹立空搔首我欲為西掃
洒掃無箕箒我欲相賡歌賡歌無執女道違夕

陽下抵對一搏酒蘿遲撫孤琴坐聽蟬鳴柳軟

茲林泉幽矢言輕組綬陳欽蕭顯聯句萬章古

木繞禪廬雲葉重重鴈塔孤醉依三山招海

若浩歌一曲動天吳野亭早構還來賞

翻秋搏各有圖何必蕪然重勒石峴山遠到

不曾蕪又詩勝緊吾鄉首角山天遺畫本

落人間晚來紫翠如添色春去尊疊肯放閒

洞裏野雲時出沒海邊沙鳥自迂還凭高便

有干霄志鶴駕清風豈易攀又詩亭子新

成占海山我來登眺一怡顏輕雷送雨過林

麓癸氣迎秋瀉宇寰使者有時臨戍堞野

僧無事掩柴關下看城市如棋局車馬紛紛

未肯閑又詩山中一日幾晴陰却稱詩翁

半醉墜夜月老猿諸閤教野雲孤鶴伴幽尋

愛僧未擬捐塵鞅為客偏驚急暮砧魚

鑰又催司馬去江湖廊廟百年心尖山

城西五泉山山在城西十三里然面海下臨

朔河若平山在石門寨之右寺兒山城西二十里

雲蒙山在寺兒山之右箭筈山城西北七十里

丞朱理詩三邊一色壘無報箭筈山王壁千尋橫鳥道水天萬里接龍沙白連遼海

迷燕徑輝暗長城咽暮笳應是玄冥憐寂寞年

年來作黑山花主事黃景夔詩深山雪後擁層

層谷轉坡回路幾登日上林巖雲已失曠通水

間氣鈴蒸夢驚遠霄舍窓入興在高寒報展能

天外群峯應未淡聯峯山城西南歡喜嶺城東

又名栖惶嶺取或行或戍於遼者姜女石在城

去則悲回則喜之意名因有二

入海一里顯出水面其形肖墳相傳蓋姜女哭

夫而死莖於此編脩李學詩姜女何英烈真

心化作山海水有潮汐此心無邊還匪破亦

匪喚可仰不可攀君看石苔蘚千秋流尚斑望

夫石東門外八里在駱駝石城西南詭話石在

峯山東雙峯若雙松巖在角山勝水巖在茶盤

人立相對語然關之西勝水巖在茶盤

水自懸崖秦皇島城西南二十五里又入海一

石罅流出秦皇島里或傳秦始皇求仙駐驛

於此主事楊琚詩崩巍神山峙海邊始皇曾此

駐求仙羽輪聽駕今何在方丈瀛洲亦杳然古

深遠連雲縹渺荒臺俯瞰水潺湲紅塵不動滄

溟澗芳草碧挑年復年主事黃景葵詩秦帝東

巡島可嗟恒山浮海自瑯琊沙丘遺恨仙人藥

是誰家坡翁曾道花應笑安得廣州含笑花員
外苗汝霖詩登亭試問秦皇島海上神仙信有
無今古幾人曾羽化乾坤何處是蓬臺伐相不
恤千年笑驅石甘心萬骨枯丹藥未成身已死
長城那得又防胡主事篤守禮詩長城爭崇禁
宮胡不死神仙亦有無寂寞阿房深草木空餘
絕島伴金山嘴島城西南八十里
煙孤半入於海可漁

滾自直沽新橋赤洋東厥勢漸北如身之支東
抵遼通朝鮮等國南岸即萊州府界舊傳國
初海運輸山棗省錢布給遠今運道廢塞其海
濱店舍尚存去城南十里長城入焉主事楊瑀
詩百川歸納豈曾盈無浪無波徹底清漠漠遠
天連一色沉沉皓月更同明晴涵扶影鴈初過
冷浸星光龍亦驚變度臨流盡洲處雲霞繚繞
接蓬瀛員外張弼詩蕭藍波接鬱藍天主聖

臣賢父晏然欲問吾家在何時鶴飛盡處白雲
邊又詩看海持罇酒入鱗詩棗酒與共茫茫翻
然欲借仙人馬穩駕東風入帝鄉員外郎敏詩夾
道垂揚帶滾涯高樓睥睨壓煙霞平鋪鏡影風
初靜倒懸山光日正斜共傳浩渺容三島誰信
乾坤占一窠醉後不知天近暮馬蹄撩亂起圓
沙主事尚綱詩常年來向海邊頭蓬島仙山何
處求潮汐奔騰坤軸走波濤洶湧雪花浮憑欄
對酒看無厭倚馬題詩詠未休沉醉漫思張博
望乘槎共到月中遊主事尚綱詩網之弟浩浩
滄溟澗茫茫宇宙幽頌流通百濟隔岸近萊州
玉穴鯨涸浪沙灣釣艤舟我來真壯觀長瀟瀟
門秋教諭陳獻詩欽之父海上初來慙素聞摩
拳老眼看亂氤氳疑天水渾無辨翻道洪濛此
未分抵蕩北山成鉅險紆連東服靜邊氛鯨吞
杯酒笑相對取暢高懷倚暮雲舉人陶成詩眼

見滄溟豈耳聞就中勞我思
氤氳魚龍託處春
秋遠日月得沉晝夜分不責
細流深亦大盡容
群蠢亂而紛蓬萊方丈應成
約往御長風駕紫
雲主事陳欽詩勸澌茫茫瞰
此亭望中雲水蕩
空俱古今獨有玄虛賦天地
仍留混沌形鯨浪
捲風朝北極龍池將雨下東
溟解遊我亦誇奇
絕嶮倚蓬山萬丈青又詩天
盡東南一水看地
連西北擁長安龍宮貝闕蒼
波迫震雨靈風白
晝寒萬里金湯何處險百年
襟抱此中寬鵬搏
又逐秋風起欲向青霄借羽
翰給事中兵巖詩
渤海汪洋氣勢雄極悍無際
接長空風掀地密
蛟龍吼孤揮天河牛女通弱
水鱗翻波見錦扶
桑日出浪流紅徘徊忽得源
頭趣物我超然思
欲辨主事汪瑛詩虛亭儂嫩
百尋崖萬頃茫然
望眼開天下衆流空說水濟
川一筵敢論才喧
砥地底龍疑孔變幻潮頭蜃
有臺爲向麻姑仙

子語祗今幾變起黃埃御史施儒詩偶與仙郎
約相携出郭來有亭臨澗澗無客跨蓬萊水氣
薰殘照潮聲殺怒雷大觀當作賦愧乏子虛材
又詩萬里長風吹几進金吾邀客上城顛旋枚
海錯充盤釘坐愛潮聲沸管絃姜女高墳明積
雪秦皇孤島起寒煙壯遊何用生嗚嗚測萍泛悠
悠歲莫天主事黃景夔詩東傾之北北之南不
盡川流此注函一碧直看天共遠空明如鏡
相涵力浮厚地形相附光止雙九手可探道理
若論觀物外南華秋水鷗人恭又詩海上乎連
城上樓羽書無警靜邊愁使旌動日天充霄水
物呈靈蜃室浮外國濤波現望德西山佳氣
辨神州此遊本爲紆籌筆不是人間汗漫遊給
事中蕭顥詩入夜潮聲十里聞氣連霄漢自氣
氤舟航兵越長風便襟帶幽燕孔道分岐在空
中吞怪物蜃成樓處見妖氛有時三鳥開晴齋

彷彿神仙縹緲雲又詩險帶重關控虜營百年
民物賀赤平蛟潛水國精靈異鯤起雲霄羽翮
生親見舟航來日本入傳溟渤共占城幾回對
咏滄浪句毛髮森森徹古清副使熊相詩塵韉
暫脫傍鷗群話又杯深覺漸醺怕聽濤聲喧鼓
吹錯將海市認浮雲鳥啼花落秦皇島月白風
清萋女墳往事仰天成一笑嗚嗚流水不堪聞
員外方豪詩青海茫茫望轉明陰風不動夕陽
晴一時平定皆天意人力何能爲重輕又詩遙
天接處元無岸初日明時亦有涯塵世終難安
挿我乘風便欲訪蓬萊主事劉序詩關門令尹
關初爲曉秋直上望洋亭長天一水登萊遠斜
日萬山爲嶼青雲霧虛照胡鷄香魚龍出沒海
風腥孤槎奉使秦川客獨凭危欄歎泛萍主事
馬敬詩幾年渴欲訪蓬瀛此日相逢共濯纓雲
出海天連暝色風來遠近帶潮聲傳盃不盡衣

冠興浴水遙看鷗鷺輕寄語塵寰奔走客早來
此處學長生又詩客子當春暮相邀眺海亭雲
連萬頃碧煙齊數峯青對景成嘉會臨風欲倒
旆旌歸去晚潮上不堪聽又詩海上饒風景
春風載酒過雲煙浮几席水氣濕笙歌鴈腰低
關塞花香襲綺羅勝遊覺興逸同醉去如何少
卿汪玄錫詩海上高臺得暫臨望洋初慰此生
心龍宮珠貝千尋暗遂鳥雲霞五色深天地誰
能窺閭合陰陽聊此見升沉炎天日脚長無底
拍手尊前更浩吟又詩海關平登思耿然英雄
遺事浩波前長城築罷空防虜方士歸來不見
仙萬里眼中生日月一樽忙裏破風煙與君須
作如泥醉載酒從遊定幾年進士谷繼宗海亭
中砥柱詞客勝登臨立馬人依岸開尊鳥散林
潮聲吞鼓吹波影下城陰天地軍麾震孤臣仗
秉心又詩目碧天應水身孤石亦雲乾坤奇勝

覽詩賦重離群湘擁秦皇島城連孟女墳野風
醒酒力歸路尚斜曛御史劉謫亨詩秋蓋東來
候茲登亦壯遊日臨銀海動風捲雪花浮群鷺
城邊度孤雲天際流茫茫多勝槩歷覽未能休
又詩司馬邀馳馬登樓望海東風吹沙草帶日
落晚雲紅波浪魚龍躍關山虎豹雄酣歌時擊
矧直欲倚蒼穹編脩李學詩乘節來滄海奇
觀足勝遊城速危欲動天接勢將浮怒浪魚龍
吼燈光日月流三韓雲外渺逸興未能休又詩
迢遞關中道留連海上亭片雲迴島嶼一鷗下
山城汗漫濠梁意風流庾亮情浩歌看落日塵
世一浮萍又詩覽勝隨驄馬停杯看午潮天空
水色合風定浪花消日月雙丸轉乾坤一葉搖
桑田今幾變感慨意蕭蕭御史聞人諡詩寒城
控遼滾晴雪湧秋潮客思天涯遠幽摟俗慮消
鷗波澄浩渺鷗鷺起扶搖何日乘槎去遂菜學

緯蕭

又詩

晴波顯顯遠兼天海鳥沙鷗去渺然

漫向城頭看落日晚來風月更無邊都御史潘

做詩

征車八月來東海望入蒼茫眼界空潮水

連天翻白雪蛟龍吹浪吼陰風蜃樓彷彿雲煙

外仙仗分明鳥嶼中即欲乘槎訪牛女銀河斜

息可能通僉事盧耿麒詩檄外碧波看不盡城

尖官閣散臺觴九霄日月開寒燠萬里乾坤在

森茫悵望蓬萊迷處所蕭條浦淑失舟航憑閣

欲擬玄虛賦徒筆今稱楚職方又詩秋盡同登

百尺臺斜陽縱目海雲開無邊波浪兼天湧何

處雷霆動地來風定欲題磯上句與酬不記檄

前杯詞賦况逢賢地主詩成吟罷更徘徊副使

裴騫詩十年滄海夢竟通此日登臨逸與同無

限蛟龍喧靜晝即如風雨號長空波心坐擁蜃

樓結山勢遙連雉堞雄安得仙槎從此泛瀛洲

為訪蓬萊宮御史劉隅詩星域連東壁瀛壖望

十洲蛟龍靜不起。鷗鷺晚相求。倒景三光沒。迴
濟萬壑收。顛揚橫海楫。飛度日南頭。主事只高
學。濛元吾志憑。空此望洋際。天浮欽泚區。地
逸清萍砥。柱三山。壯朝宗。百水長。吐吞行日月
間。開爨陰陽萬象。涵虛動群靈。竭化隨蛟宮。數
貝彩蜃閑。麗珠光霧縷。千群躍風鵬。九萬翔瑤
臺。盤若木丹竈。翳扶桑氣湧雲霞燦。濤駕鳥與
揚鈞垂鰲極。外槎拂斗牛。傍帝子蒼龍駕。仙人
翠羽業紫鸞。初獻壽白雉。共來王驅石。荒秦帝
傳車走漢皇。有思凌條惚。無計跨懷襄。獨抱乘
桴嘆。終尋棟葉方。安期如可見。投迹共徜徉。主
事為守禮詩。寥落親嘉客。凌虛興復清。荇魚分
小隊。野鶴導先旌。雲出山舍雨。潮來水既城。欲
開滄海竿。天際邀長生。又詩。月華在。飲滿地。息
氣凌空浪。湧一天。雪濤聲。萬樹風。沃焦烘。正沸
海。若噫初。醞酒乘春望。浩然此處同。

澗兒瀨口

城西南十里可魚寺丞朱裡詩數聲
款乃水雲叢兩兩三三別浦東柳板

夜馱青嶂月釣絲晴晷白蘋風初生湖落年華

換花謝花間物候同莫遣孤蓬過秦島鮑魚醒

滿故祠中主事黃景夔詩每懷漁父有玄真煙

水舟中看此身意在得魚兼避地力能舉網亦

垂綸島門笛起遊龍出浦口燈迴宿鷺親神入

箒間評一曲黃綠更有刺船人

七里海

城西南七十里周石河城西三里源出
義院口關南入

於海沙石叢積藁業可涉灌以秋潦輒泛漲急

湍怒流險不可渡近頗徙決壞居民田廬云主

事尚綱詩奔流一派北山隈亂石交衝怒若雷

只見波濤翻海去不容舟楫渡人來捕魚夜向

河邊立送客時於岸上回最是秋來偏泛漲倍

佛弱水隔蓬萊主事黃景夔詩石河平淺涉無

梁秋水纒添即混茫不辨津涯誇瀚海誰分清
濁聽滄浪旁村無地堪移屋隔岸行人欠渡航

天道晴陰元未定張果老河城西三十里源出
豈容恒雨舞商羊

鴨子河城西北二十五里源出潮河在孤山下
西北山流入於石河

南關河源出關外東北諸山由南水關穿長城
入織流如綫經雨潦輒洶湧噬城決靡

歲恒為患至北關河山原行潦由北水關穿長
今塵鉅役云北關河城入橫西關廂南下流入

石龍潭在尖山下水清深不可測相傳雙文井
有龍居之遇旱取水禱雨或應

在儒學射圃前城中他井北圃新井在兵部分
皆鹹鹵惟此二井其滑

事黃景燮記舊圃既堂地折凌垣垣北遠民屋
齊野一視乃出錢三千市張氏地二畝垣為外

圖突垣周巷以通管巡既成召圃人議之曰地不可虛其爲我藝蔬圃人曰壤沙確枯蔬則無功而徒勞人盍非其幾哉因令傭十夫日直三百錢合五十四日穿四十尺而泉見又十日而甃訖輟轆脩綆飛清達畦直注旁灌轉折如意澹澹澆分青澗白蔓實登葉累累延延種種暢成是夏偶不雨井乃有濟豈直蓋餐案薦飽潛卽之腹每晨霽夕陰此馬驥懷視不越溝町有演漾千里之勢步不出畝園有原郊極覽之與微此井莫益此境嗚呼夫井也方未井時水行地中泯泯潛潛卽知其井邪及既有之亦不云無矣惟川流不息視井爲大然形勢限制厥功靡周奚若物非地不有非是也義皇下以列易吾嘗評其德曰不掘不出掘之不拒其類知時邪其出也因地變易其類權邪不爲邑遷其類介邪汲之不虛不汲不盈其類中邪沉

匿內繼其類智邪井不窮其類仁邪夫井若斯功又若斯德井之義大矣哉豈私吾一圖之資而已宜書諸石以告後賢俾知斯滿井城西園斯井自我作始世世濟之其無斁七十

里居百餘家共之隨城東新泉城東一里

沒隨滿雖大旱亦然城東新泉城東一里

新泉故泉也故泉曷曰新曰以其故之奪也始浚之若新焉曷曰故之奪曰出東城百餘步大

途之旁維泉之源脉長而甘城中井商人莫汲汲城之外東門之人資斯泉顧獨出石間僅勺

拒不受巨器浸漬溪流汎淖沮如牛馬之過飲之且洩焉汲者守泉不得則於溪匪注盈汰澄

不可汲踵踵競次旱則復于泉返冬尤艱剖水取饗人息爨俟水之至不及則於北泉又遠難

致論者咸病東泉云予郊行過泉而喟曰泉哉泉哉曷居于此爾資之深而功不溥質甚美而

蒙不潔斯非爾泉辱哉乃心惻而新斯泉曷曰
新曰役去雲集下具如雨覺穿嗟斷深入陸蔭
泓然成池汲者如渴不次不勞不獨利東門城
中之人咸汲焉崇之方基亦之哉亭曲閣四周
旣如閑如幽蔭寒冽交與之所不及牛馬之迹
無緣而來觀者顧笑不以其故故曰新旣成欽
亭下顧泉而賀曰嘻泉哉自有天地即有爾泉
豈無上翁咸其爾顧茲維新在我廢爾泉之遺
繆予理守閑敢苟安濟清濯汚託風在泉竊志
焉抑謂我留情亭外不急簿領迹亦似之知我
乎將由爾泉乎爾罪我乎將由爾泉乎爾温泉
乃扁亭曰城東新泉而刻語於石樹亭中温泉
城西北四十里其熱
如湯俗之可以祛疾

土產一之四

土石類

青灰

紅土

石炭

糖石

穀類

黍

粟

豆

蕙

小麥

蕎麥

木類

松

檉

檉

檉

青楊

果類

梨

杏

棗

棗

棗

葡萄

核桃

李

李

蔬類

韭

葱

芥

赤根

芫

芫

芹

胡芦

花椒

胡蘆

瓜類

冬瓜

王瓜

藥類

桔梗

黃芩

黃精

柴胡

荆芥

升麻

菊花

細辛

苦參

瓜

瓜

瓜

芥

草烏

葛根

藜木

苧

苧

麥

前胡 山查 麝香 海蛤 南星 大黃
茯苓 牡蠣 華麻 黃柏 地黃

蒼耳 五味子 桑白皮 馬兜鈴 茵陳蒿
百合 威靈仙 益母草 赤芍藥 金銀花

地骨皮 小茴香 薏苡仁 花類 芍藥 萱草
金精石 白蒺藜 郁李仁 山丹 丁香

廬山 薔薇 石竹 月季 鷄冠 蜀葵
歐仙 茨梅 金盞 玉簪 珍珠 嬰粟

葵 榴 滿條紅 落金錢 羽類 鷄 鷺
菊 蓮 轉枝蓮 落金錢 羽類 鷄 鷺

燕 雀 鴉 鴿 鷓鴣 鷓鴣 鷓鴣
雉 鳩 鴈 鴿 鳩 鷓鴣 鷓鴣

青鵝 鴛鴦 黃鸝 水鴉 烏鴉 毛類 虎馬
鷺鷥 鶴 布谷 天鷲 銅嘴 毛類 虎馬

牛 羊 驢 豹 狸 鹿 野豬
鹿 獐 兔 麋 熊 狐 狼 猴 山羊

鱗介類

鯽 鯽

鯽 鯽

鯽 鯽

青 鮫

石 鮫

鯽 鯽

白 鯽

白 鯽

海胎

對蝦

蛤蜊

蚌

龜

海鶴

海鶴

虫

類

蝶

蟬

蛇

蟻

蚯

蜻

蜓

螳

螂

天蠶

鼠婦

雜植類

木綿

蘇麻

蜘蛛

報麻

麻

按山海土瘠狹多寒無嘉生豐產以厚我民古

稱瀕海擅魚鹽據今漁乏舟網商絕水運故獲

寡而售艱矣嗚呼此民之所自利者豈待政教

發徵期會哉顧利原何如也太史公曰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信矣乎

形勝一之五

按古稱燕地爲四塞險固之國形勝偉哉雄矣夫形勝者地也作之者天而成之者人也今夫幽薊之野非燕之舊封乎相厥山川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我臨渝山麓海濱不盈一視扼而塞之其爲力甚易其爲功甚鉅也顧漢唐諸代建都陝洛擯爲

荒遐有宋中葉委諸胡部凌夷之甚無復界限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逐胡元定鼎金陵即設衛建關
以立中外之防

太宗文皇帝靖難還燕列爲畿輔而增制所未
備迨今長城之塞重鍵之封絕壁洪濤犬豕喙
息嚴城列戍虎豹森然屏翰京師咽喉遼左誠
四夷之守萬世之業也猗歟壯哉詩云天作高

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聖祖

神宗之謂也又云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其在
今日乎其在 今日乎

風俗一之六

按幽燕之俗人性勁悍習尚朴茂厥來遯矣逮
遼金元相繼整居爲胡俗所汚國初徵四方人
守之習尚錯雜靡所考一然山川所限風氣乃

鍾漸而漬之者人多負氣任俠慷慨激壯猶席
易水之遺烈士業詩書談氣節少所讓可農瘠
土寡獲甘勞苦分省約工乏良材售多苦窳商
賒遠大機利逐逐轉十一爲糊口計閨闈絕織
作里閨鮮聲樂樂事亡何終歲澹然其大都也
余聞之鄉耆老云成化以前率尚簡實中產之
家猶躬薪水之役積千金者宮墻服飭窘窘若
寒素獨婚裝贈遺從興達於實用官無墨行罔

朘削於下細民畏官府若神明矧敢囂訟故閭
閻多厚藏而俗日敦及余所覩記者逞浮尚口
好訛人短長且以勢利相凌軋家稍溫裕輒競
紈綺潤屋廬以自侈一遭顛躓遂廡其直市之
計初直僅得三之一是用蕩然無遺婚罔親迎
喪用浮屠病延巫祝灼化者之屍以骨葬尤爲
醜薄自鄧都黃公新昌鄔公出令誘禁之而士
大夫復裒然首倡秀民之家稍知有禮法矣所

最病者官以剝刻為恒雖至骨弗少貧民懟則
訟牒興是故官日罹於犯民日滋於偽官犯則
亡耻民偽則無賴亡耻者縱惡無賴者長奸不
有握機者挽而變之吾不知其紀極矣

山海志卷之二

關隘二

關二之一

山海關

即城之東門諸夷國朝魏國徐公達所建

所由關法稽文憑驗年貌出入禁遼卒通逃并

商貨非法者宣德九年始設兵部郎中來守歷

四人易以主事正統八年添設守備武臣同事

正德三年逆瑾怙權矯上命以中官趙綱守

之去主事五年瑾伏誅綱坐瑾黨罪廢設主事

仍舊十二年復用中官王秩來守又革主事然

網難逆黨充知禮重士大夫繩家奴以法不致

大肆秩則縱暴網利錙銖靡遺困及遐邇荼毒

之遭在吾山海尤甚今上改元刻除弊政復設主事而永革中官適鄧都黃公景夔來乃呈

部革守備同事越二年黃公代去值主事王公冕為遼妖卒所害鎮守太監李能奏設抽分而

商賈之困猶夫中官時也主事新昌鄔公閎乃呈部題請求革之則嘉靖八年秋也主事黃

景夔請革守備呈呈為關弊事照得景夔被命叨受邊關一鑰之寄惟懼無以仰副任使緣關

法審驗行旅文引本為譏察軍因而設然因而不難則曷以得賄此先年守備武臣所由生弊

而御史張璠所為論奏改委京官守關蓋自是始也惜當時議處未精猶許令武臣同事同事

矣則視部官僚案耳並席視事能禁其不受賄乎故一時過關驗放若無所取而其遣人下店

陰取者猶在也若國是少非權倖踵至彼則豪奪公取而無所忌愈弗能禁之矣人視此關遂

若天關鬼門入者惕息出者嗟怨宣開法使然
哉彼自得賄猶可說也至有假名共賄以藉口
分謗者使部官受污辱之名於曖昧之地其亦
難矣此景夔所竊聞之人而憤心切齒者也今
守備指揮韓聰弊事都憲李公已論奏於前近
店家程重所犯打點事情又發露於後此非得
之派聞其實可按而知也無益也抑其病在於
而易其人者要之易其人無益也抑其病在於
許之同事耳大抵武臣嗜利鮮耻固其常態未
有可責以名檢者既許之同事矣又因其壞事
而易之又易其人也聰以前守備武臣聞有兇悍
易其人猶若人也聰以前守備武臣聞有兇悍
如王喜者奸倖如葉鳳儀者狡獪如季笑者貪
聽如田琮者聰以前諸人無一人可委而信者
豈認以後之人獨為不然乎前之部官不得而
禁之後之部官勢亦不得而禁之何者以其同

事之柄猶在也故欲去關弊莫若不許其同事
彼不得同事則雖不彼禁其勢自無所得賄絕
之之本無要於此也且當時以關寄改委部官
必以部官為可委矣又何至令武官同事况宣
鑰之寄非有士馬易換統調發之權必假武
臣以共濟也今御史則有巡按之任有茶馬之
任有清戎之任有鹽法之任有部官則有督糧之
任有抽分之任有抽釵之任有造船之任此其
寄尤有重於守關者不聞又令何人與之同事
也而獨守關則令武臣同事此景夔竊疑法之
不善也不萃武臣同事之權而欲萃武臣得賄
之弊此則枚乘所謂不絕於彼而救之於此固
未見其有得也今景夔才識闇劣不如前人而
所處之時則似易之上恃切政之清明俟賴明
公之威重韓聰已安旁坐之禮又復懲其前矣
欽手寒心不敢復與關事景夔竊自計可以舒

志畢力加惠行殊三年塞責而歸矣然猶喋喋
爲此論者特爲異時過計萬一時非其時有如
前之時人非其人有如前之人則其弊不能保
其不如前也因欲其常如今日爲無窮之慮耳
伏惟明公英謨偉度超越古今必能遠覽獨慮
爲邊關萬世之規使異時部官得專志行事孤
商窮疎一夫一婦亦求求得所深諒明公之心
所存如此而又適今可爲之時此時不言爲失
其幾是以有恃而言亦冀察其愚悃而俯賜施
行焉主事郎閱請革抽分呈呈爲縣關稅以重
國體以通貨財以安災傷地方事嘉靖宗年正
月內卑職領到內府推字六號勘合及本部
劄付委守是關自到任以來竊見本關先該太
監李能奏往抽取本關一應往來客商貨物
以備脩理等項深爲未便卽欲具呈本部議奏
裁革又思茲稅已經數年卑職方纔履任况謀

慮淺薄豈敢妄議坐是因循將闕二載事雖循
襲行之中實有未安者茲者竊見山海東西一
帶地方災傷重大揆之事體商稅一事尤為未
便觸目激中蓋有不容默者夫山海一關內扞
都邑外控諸夷實為臨邊要害重地故祖宗
朝特茲設立蓋以讎察非常盤詰奸細初無抽
分之設豈其智不及此哉蓋諸夷出入實竊觀
瞻傳笑遠人良非細事故重為國體計耳况細
民興販獲息幾何堂堂天朝夫豈少此而忍
奪之帝王寬大之政似不如且邊徼跋涉
艱苦備嘗比之腹裏行商其勞尤當數倍願茲
商客乃若甘心焉者豈得已哉凡以為父母妻
子飽煖之計耳乃又重其稅以困之彼將顧望
逡巡轉而他圖矣故嘗問之山海之人咸曰商
賈之行大減於往日詢之遼人則曰物貨之價
大踴於前時蓋自關稅一興則商賈漸減商賈

減則物貨少而價踴貴亦其勢也然則茲稅之設不獨商賈重困而邊人且受害矣又况今歲災傷撫寧山海前屯寧遠為甚正商賈經行之路乃時有剽掠之虞正當務寬大之時乃因循瑣屑之政且山海關由分固也關之外不七八里又有廣寧太監之抽分馬此不知何所始至今相襲以為當然矣八里鋪抽分固也近日遼東巡撫因地方災傷又差官於前屯衛地方抽分焉此雖權宜之計然委官恣意苛刻為地方之害又甚矣夫自山海至前屯不過六七十里之遠而商稅凡三抽焉節節而刈寸寸而取之人情其何以堪此蓋作俑匪人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將來商賈斷絕關市蕭條非獨透人日用之資無所仰賴而沿途沽酒賣漿車頭驢脚平日資客商以給衣食者皆將至於失業而坐以待斃矣夫然則盜賊之興固其所也可

不為之寒心哉此皆自早職今日所見其弊如
此若夫關畿不征王政具存仁義為利軻書所
先又夫以所知無待言者况夫興利之初本部
及科道各有論奏為陳不可豈其忠愛之心深
長之見顧反出等能下哉蓋其事體不便有如
此者竊計廟堂之上亦嘗念及此矣再照山
海地方阻山濱海中通一線之路斤鹵居多可
耕之地無幾往年豐成其仰給於遼東者猶十
戶而九也今則兩地災傷復何仰賴故近日米
價騰踴民心驚惶富者或可自給而貧者借貸
無門今冬且難支持則來春流亡不免查得本
年秋季抽分共銀玖伯捌拾兩肆錢伍分玖釐
陸毫尚未起解冬季抽分數雖未可逆料然要
之兩季大約不過千有餘兩而已如蒙准呈伏
乞題請將前項抽分速賜停止其冬季抽分
銀兩即便截日住抽并秋季銀兩共查明白給

發該衡掌印官逐一查審該衛貧難軍餘分別
等第計口給散聊以甦小民待盡之命抑以銷
地交意外之虞其墩臺關堡如肴冊塌撫按官
照舊設法脩理則國體自尊關隘自重商賈
悅而貨財通而災傷地方可保於燕廈災緣係
罷關稅以重國體以通貨財必安災傷地方
事理未敢擅便為此理合具呈伏乞題請施行
兵部題奉聖旨是山海關并廣寧等處抽分
原非舊例委的商人重困邊民受害都華了敢
有仍前巧為添設侵奪民利者各該撫按官指
名舉說○載二聖者何紀王政也易傳詩暴客
周禮司關氏通貨賄掌璽節出入未聞征稅與
俸千也
先朝宿弊自我

皇上始獲王之可以昭世垂永矣故詳志布政
秦夔詩萬城設險壯金湯作鎮真臨大海傍
淮

籬每來畫譯真關門常峻外夷防草肥深谷鯨
生白波殘春洲蟻吐黃天遣仙卿此持節三年
文化及殊防又詩書生習氣喜全除萬里邊城
入壯圖到海有山皆設險入關無吏不持符詩
書也足隸殊俗策畧還翬翼廟謨聞說秋高戡
馬健遊須辛舌事防胡主事張愷詩群山列劍
水流瀉城郭連雲鎖路傍何處險如茲處險一
夫防似鶴夫防滄溟主聖波濤息朔漠秋深草
木黃慙媿無才報明主誓將恩信達遐方又
詩風雲月露自乘除收拾乾坤入畫圖才氣似
公真絕代草茅慙我亦分符三邊已喜來方貢
九伐還思贊帝謨記取唵壇詩韻在美辭犯險
項率胡員外吳紹生詩釋色催殘漏寒威入綈
袍驪車登峻坂擁節出平阜地接南溟近天連
北半高龍雲迷古塞關月照空壕語語鄉音異
奔馳僕從勞所希傲補報不是効趨邊金車劉

時歌詩

東望營州眼界餘
藤蕪渺渺遍天涯
古今人度關門險
南北山分海路斜
鰲背晴看翻

雪浪馬頭日逐逼
風沙驅馳王事誰
非客總是

安邊爲國家副使
董廷圭詩太行盡
處高摩空

蜿蜒起伏如飛龍
振衣千仞覽八極
禹州九點

羅心宵素人築城
跨崖起竟滾爲關
萬餘里黃

昏虎豹衛重門白
日蛟龍見塵市桑
田幾變城

依然尚與漢塞通
人煙嶢巖巨石劔
戟列禡牙

老樹藤蘿懸險如
雲棧穿劔閣一夫
當關萬夫

郝浩如天塹阻建
康誰能飛犯鍾山
陽黃埃散

漫迷征道對景令
人面如槁戈旄影
裏鬼神愁

刁斗聲中天地老
古來雄傑幾經遊
勢奔雷電

氣橫秋萬騎無功
李唐悔隻輪不返
遼金羞我

皇撫運真堯舜不
重邊功重邊鎮內
脩外攘兩

無廈白首無人識
行陣關門鎖鑰長
不爲坐膺

方國來王庭禁中
頗牧此高枕啞對
蓬萊教點

青尚書馬文升詩曾聞山海古渝關今日經行
眼界寬萬頃洪濤看不盡千尋絕壁盡應難東
封遼地三韓陰西固燕京百世安來歲新正還
旆日擬圖形勝獻金鑿都御史洪鍾詩曉日
江城景霽和撫巡時復一經過五雲西去息光
重重譯束來職貢多固國有關嚴虎豹綏夷無
事用于戈太平功業超千古六合同歡洽不疲
都御史閔珪詩幽冀東來第一關襟澄滄海枕
青山長城遠岫分高下明月寒潮共往還貢入
梯航通異域天開圖畫落塵寰老臣巡歷瞻形
勝追想高皇創業艱又詩我從廣海來遼瀋
看遍千山復萬山路入遼安偏近塞馬經渝水
恰臨關姜墳有跡空遺恨秦島無丹可駐顏欲
吊唐文寫新句蕭蕭故壘五花環御史方蔡詩
回首神京迥隔關漫停驄馬費躋攀臺臺結
天連海翡翠屏開地聳山百雉起城低日月六

韜請武攝夷蠻江湖廊廟心無二鬢髮於今陡

覺斑又詩渝關形勝壓潼關霄漢危樓此日攀

日月沉浮隣碧海虎龍蟠岵枕青山九重造

使言如綺百濟來王語帶蠻助我錦囊詩累百

遙野色望中斑主事黃景夔詩曾聞征戍憶

遼陽今日當關意更長文德遠人應自格承平

邊備未須忘咽吮勢重三城險咫尺門高萬里

防王氣百年銷虜運犬手能肆故特猖副使

熊相詩夏官邀我看渝關十月剛偷半日閑撲

閣東南橫渤海墩臺西北接岷山車書一統逢

羌舜貢獻殊方任徃還千古邊氓懷魏國高風

應許使君攀主事劉序詩青沂隔水縈東渤海關

塞極天抱北平萬里波濤騰海依三屯草木壯

邊兵山連花峯秦皇島地入龍沙孟女城三十

壯懷空激烈不妨鎖鑰是書生主事葛守禮詩

屹屹雄關控朔方萬年王氣倚封疆含天巨浸

連登服積雪陰峯壓大荒羸氏虛傳百二得萊
公真謂一夫當聖明章化應無外三譯耒朝

見越南海口關城南十里嶽近岸淺處多巨石
袁因築城入之歟潮以至水

浸深不可犯南水關城勢引南關河自遼入北
處深不可犯南水關城勢引南關河自遼入北

水關城勢引北關河自遼入旱門關城北角山
地勢引北關河自遼入旱門關城北角山

關城北十二里角山之巔長城補山截谷紆回
其上聯設墩臺三座以便瞭望○以上設守

關官一真以指揮或千三道關城東北寺兒谷
戶充之事總領於守備三道關城東北寺兒谷

關城東北二一片石關城東北廟山口關城東
十三里二一片石關城東北廟山口關城東

十大安口關城東北西陽口關城東北三黃土
里十大安口關城東北西陽口關城東北三黃土

嶺關

城東北三里

炕兒谷堡

城東北十五里

四

無名口關

城東北四里

大青山口關

城東北五十里○以上於一片石設指揮一員

總之小河口關

城北七十五里

娃娃谷堡城北七十五里小毛山

口關

城北七十五里

大毛山口關

城北七十五里

董家口關城

七十五里

柳河衝堡

城北七十五里

城子谷關城北八十五里水門

寺關

城北七十五里

平頂谷關

城北七十五里

長谷口關城北七十五里

五義院口關

城北七十五里

拿子谷關

城西北七十五里

谷關

城西北七十五里

鞏子谷關

城西北七十五里○以上於義院口設指揮

壹員
總之

營二之二

黃土嶺營

去黃土嶺關西三十里

長谷口駐操營

去長谷口關南

八石門寨營

去義院口關南二十里

平山營

去葦子谷關南二十里

以上營設指揮或千戶一員管操另設提調指揮一員總之於石門寨營駐劄遇各關警報則督率所部兵馬分照地方策應○設關者何據險扼之也設營者何伺其入逐之也別之者何戰守異宜也古稱國之大事在戎又曰春秋守在四夷重哉要乎圖畫之矣茲所載關僅三十營僅四者何在山海疆域之內者也而守之者又山海之軍也為山海志於法得詳書之餘可

畧也

議曰朶顏最爾醜也散處舊大寧地即山海諸邊之北之美產自贍亦鮮殷族大聚無踰寸伯小才數輩耳

國朝以爲近藩錫之璽書立酋長相統攝歲許由喜峯入貢京師賚以繒幣又自居庸抵山海依山阻險設關寨墩煌營壘數十伯所過厥出沒可謂盡羈縻之術極備禦之策矣近者烏舉

豕奔邊氓日遭荼棘右塘之役至塵王師者何
哉法弊之繇也今觀沿邊險隘可以列騎聯伍
而下者亡幾餘皆捫藤穿竇潛形詭迹焉耳司
關寄者苟嚴翼共服飭厥烽燧入必知知則并
力據險逼之營遇警必報報至卽率所部為聲
援騎角之勢虜雖黠驛何能為乃今不然官惟
黷貨是務軍士買閑落鄉供役使者過半墾煌
曠瞭卒行伍乏壯健虜偵而乘之亡所誰何及

被掠官懼加罪譴輒贖之牛酒鹽布賄失者家
以鉗其口故虜縛所掠男婦勒諸城下以為恒
或度不可秘遂誘而掩捕之以據爾莫獲免也
間所掠非所捕所捕非所掠而邊鄙日結矣夫
啖之利者以啓其無厭之心挑之怨者以速其
必逞之勢是何異自決其隄又從搏激之水不
溢且洪乎爲今日計在於懲誅求放免之弊實
行伍以自固禁私交掩捕以塞末流則安乎

巴



山陰關志卷之三

建置三

城池三之一

衛城

周八里一百三十七步四尺高四丈一尺
土築磚包其外自京師東城號高堅者此

爲最大門四在東西南北方門各設重鍵上豎

樓櫓環構鋪舍以便夜巡水門三居東西南三

隅因地勢之下泄城中積水而引以灌池周一
池八所畫有分地其界碑設之女埤云池千六

百二十丈闊十丈深二丈五尺外有夾池其廣
深半之渚水四時不竭四門各設吊橋橫於池

出以道長成南入濠十餘丈比抵角山絕壁共
長二十一里一百八十四步向

三丈二天
堙谷類天成城邊尚有秦人骨澗下猶聞漢水
聲西盡雲中橫大漠東連遼海衛神京而今
塞上無烽太飲馬胡兒不敢行主事黃景夔詩
城橫西塞起東隅二世猶為萬世圖恬罪勞人
稱絕地秦亡信識却防胡悲風暮送清茹起燐
火寒燒白草枯自古安邊池南接海口北止角
誰上策舞階干羽莫言迂池山麓共計長二千
九百四十丈四尺濶六丈深二丈○以
上城池俱國初魏國公徐公達創建

公廨三之二

兵部分司

城東門內南向即正廳正廳之後為
穿堂接中堂中堂之後為後堂堂右

為寢室左為書房後為吾與亭廳前為前廊左
右為棧房廳下即階階西為大門與關門相對

即出入孔道大門外為兵部分司東北第一關坊牌各一座惟正廳寢室廊房仍舊餘則鄧都黃公所增脩者吾與亭為今德平葛公所建云俱有記

主事黃景夔脩造記

正德季載

皇上御極一條群弊先山海關中官守關非章皇置即吏初典至是馬復景夔既承

命至關及堂址卑如衢不設階等越而不登平

潦可入堂陋下如郵傳及室室如堂堂分座守

備武臣舊同蒞敵禮如僚乃嘆曰嘻甚矣吾

天子即吏位不卑是不際即吏之居又嘆曰武

臣隸兵守備職方典焉故嘗庭參於曹趨拜下

吏即吏出使於外禮如曾胡是關獨亢若是矧

武臣不檢匪可同事將捷吾政吾使者即吏弗

克專一鑰大事安屬乃上伏兵部無令式臣同

事大司馬彭公議可職方正郎孫君世其贊成

焉請于

上著為令乃召將吏父老諭之曰禮以正物物以辨威威有等等有卑尊尊不欲替物不備則

陋陋則替替則不稱其所尊吾

天子郎吏而居制庫邸在禮為替况今奉

命革武臣不同事統體既正而武臣庭參拜趨

如曹仲其所尊匪昔之替乃居制亦宜改易峻

大以表隆重而稱郎吏之居不如是於典為缺

吾人因而端居視事標峻風迹政齊惠流武臣

褶服四方之人易觀新聽不辱其尊而稱厥居

則是役也乃政之準其可不為皆應曰循敝襲

久曠莫之舉前公有意焉然非其時今其宜為

于是稽日鳩工校功興役費出關罰不侵官民

遂撤故材崇址四尺前堂一堂之北為堂者三

東為室者一合楹十五儀門之西為坊者一揭

曰兵部分司始元年四月越十七日迄功衛鎮

張鳳司出入董役者守關百戶潘信云將吏

父老又咸造庭下言曰制敵之久一朝易新維
公之功不可無紀乃又嘆曰吾視吾賢不及前
人遠矣今幸襄斯乃惟其時喜事市名傷財近
諉其誰恕我吾過矣吾過矣乃謂將吏父老曰
爲我伐石致之庭刻日月以志吾過敢云吾功
主事爲守禮吾與亭記葛子抱關之五月爲明
年甲午季春竿與人事自晨昏啓閉海山之閒
防逋客汨窳餘皆其暇不能兀兀居內讀書用
鮮超得迺屢至後圃傭橐駝善樹者使植花木
各數十本至於種蔬隨其地之宜橐駝之欲不
爲限其地舊有井牧近之爲小池注水生亭亭
之蓬舍圍圍之魚迴時決渠迺特操鉏迺時抱
膝閒止尋見百植交翠各呈天巧攸攸有色若
將告語而命意者且佳木多致和禽而池之魚
稍稍出遊客乃曠然忘其形悠然遊其天蓋對
之而看有情再至而更覺有餘益者矣爰構小

亭侯遊息也。命之名曰吾與。夫自天子而至士，庶未有不頌與者。且將謂莫逃於天地之間，而獨投之此方者，邈哉寡矣。固將遂廢乎？其孰與須夫舜古之聖人也。方其獨時，則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非以與之不可廢耶？而謂玄德升聞，蓋得之忘言者為多也。吾亭既成，將收天下春歸之，而吾俛仰于中，非與也耶？且况亭當負山面海，遠而可挹，登而可眺，時一為之，而其儼然，彷彿馬急之意，夫亦可默解也。已然則重有與也，故與不厭多。雖然，輪困離奇者，吾將斧之，惡其不才而據之地也。濃艷率比者，列于外圃，醜其妖媚之態，依附之狀也。然後為君子大夫，品臣隱士，蓋王公而薦鬼神者，能就招廷相，示以道相，將以義而乃有以與我也。故時而遊，漫而息，文然若有得於亭中者，客之意深矣。蓋橐駝者，所不能與也。時向收歛，所與有欲別者，橐駝亦

邊思遠去夫雖詩仁也藏器用也德業也終
始者雖也出入者隨也木變者恒也易也莫非
教也而家之意愈深矣事僅數椽夏之孟三日
而成追而記之蓋七月望又四日也又詩閒居
寡事紛方園近佳勝未擬栽五柳嘗試開三徑
尚友倦心游緩步起幽興物遂性情真亭空風
月刺望海倚城隈見山于檻凭欄目發天接巨
響遠長應靜觀覺有得兩忘深入定是以聞道
者草窳更驢馳上下察萬魚懷哉非我伎迺知
甘菜根不復憂塵詭良背有輝光大塊煙景贈
焚堊未暇訂守備衙衛治之東北中為正廳
悠然揖陶令左為客堂右為書房前為
大門中門中門之內東察院學之右中為正廳
西為兩廡最後為寢室察院驛前為中門為大
門驛後為後堂公館守備衙之右中為正廳
堂前為東西序公館前為中門為大門驛後為

祠教官廡三廡西為射圃臨惜需學坊牌位
上創建重脩詳見各記文太學士李東陽重
脩記國朝建學之始惟府州縣有之越自正統
敗元之詔諸戎衛始得置學而山海衛學實
與建馬然廟地狹隘且規制弗稱十有四年都
指揮王侯整鎮山海始與衛學教授張恭建廟
宇為象設構明倫堂五間東西齋各三間餘尚
未備也天順六年指揮劉侯剛復構東西廡十
間學舍六間成化七年兵部主事雅陽尚君綱
來守山海建標星閣及製祭器若干厥後餘姚
胡君贊別築殿址遂昌吳君志餘干蘇君章繼
作棟宇為戟門於標星之內進賢熊君祿重脩
學堂外為周垣為泮池池上為橋今尚若第紹
俊以主事來守乃脩齋舍築官廡開射圃規制
悉備與所謂府州縣學者相埒蓋始於甲午之
夏告成於丙午之春歷十有二年而後備可謂

難矣教授周達訓導曹選詔歲月不可無紀嘗
屬兵科給事中蕭君顯前益察御史鄭君已請
予記比訓導君率諸生李琛及給事君子鳴鳳
復具書以請於予予惟唐虞以降治天可者大
抵以武功戮禍亂以文治致太平故草昧之世
不遑他務及其久也化甲冑為干羽變詔畧為
經籍故漢之學校至武帝始為之宋初雖有國
學而仁宗之世州縣學始備天下其功效次第
有不得不然者也

先皇帝續

祖宗成業脩武事敷文德休養生息置天下於
衣冠禮樂之域故雖戎官武士亦為之置官建
學使出科貢與文士為伍當是時小大臣庶奔
走抵奉之不暇暨乎

復辟之歲乃復有繼而興者今
聖天子在上紹志述功用弘月著出使者宣德

意之休居守者協寅恭之効故雖關徼遠地猶
於佩而橫詩書者與

華毅之下畿輔之內殆無以異也孔子謂善人
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魯兩生亦云禮樂百

年而後興况
聖人過化有神之妙宜有朝令而夕布者而又

積之以百有餘年之久哉故觀學校者當以時
論不當以人地論也且古之冒子固未嘗分文

武爲二途今文士習科舉而仕者亦與兵事武
胄雖專廕襲然亦有絲科科目以起者名雖判而

實亦相通也况彝倫風俗天下所同無彼此之
間則所以學爲忠與孝者其容以二乎哉山海

舊學固有取科目著名節者不止乎甲冑弓矢
之雄後之學於斯者其亦知所勉矣

國家之文教於是乎成而有司之政於是乎始
故特爲書之俾觀者有感焉脩撰唐臯重脩記

山海隸京師為瀕海際邊之地連引長城控制
夷虜蓋東北重鎮也故設重關以限內外列戎
衛以嚴捍禦其所任者將領所臨者卒伍所關
習者戎武之備警序初未有設也正統間秦日
詔始建廟學於城之東北隅聚武胄之子弟游
肄其中不數年間莖莢揚輝擬科目賓貢途代
相望也顛營建之始規制未備久而圯此而葺
者屢矣

皇上起自潛藩入續鴻緒是歲冬予同年黃君
德和以夏官主事來董關守躬謁廟學諦瞻
宇制之自昔頽者弗振缺者弗完也慨然曰是
烏足以振士風弘化理乎乃謀經費量二銳意
脩葺殿廡堂齋櫺星戟門以次具舉復浚泮池
於櫺星門之內而甃石橋其上別創神庠以度
祭器神厨以潔庖宰習肄有室鄰養有錄昔所
無者咸加修焉其材用則撤淫祠之廢墜內

而文之規費則皆行旅之月禁而薄其罪者所
樂輸以佐巨役者也已迨工學之諸生張伯鎮
詹崇等偕萬進士義謁于請記始予奉使朝鮮
竣事還弭節山濼嘗偕君諸學巨觀敞陋為之
興嘆乃今獲聞增新其舊豈無倏然於心乎願
諄考無能為役竊惟

祖宗以武功定天下而興道致治必先文教士
之養於學宮而取諸科目者類以明體適用為
學通經博古為賢經非孔孟程朱之說例擯弗
用蓋以孔孟推明帝王之道歷萬世而無弊程
朱折衷儒先之論俟百聖而不惑故學者能究
程朱之旨可以探孔孟之心能探孔孟之心可
以語帝王之治我朝百五六十餘年治平之效卓然與唐虞三代
比隆用是故也程朱之教人內外本末之論知
行先後輕重之訓蓋深有益於學者故不求詳

內而以文為主不求諸本而徒以考詳畧採異
同爲務者是誠無益於德而君子弗之學也且
入德有序以知爲先成德有等以行爲重故足
必資自以有見而足之不履雖見無所用之二
者不可偏廢乃可以入德而造成功之地矣故
學者篤信程朱之說而加之沉潛玩索之功允
蹈實踐之力內外交脩知行並進則固不惑於
異說之入流於曲學之歸以之治心以之脩身
以之事主以之澤民無所施而不得矣非益之
大者乎然近時學士大夫或小程朱之說離而
去之至欲奪其壁而樹之幟除而考之高論有
餘而直內之功不足富貴爲累而道德之念何
存其於學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則固不若主
敬以固聚德之基定志以端趨途之始可以要
成功而資實用矣黃君務宣德意而新是學
所以期望諸生之意將不在是乎新學未幾萬

君以頴脫舉進士諸生其有繼踵而齊起者矣
於是乎書主事黃景夔夔祭器志元年七月某日
山海衛學文廟祭器成簋蓋二百餘三蓬豆三
百六十七燭臺四斗四未逆爵一百五十七盥
盆一錫也載於學下其目於衛始山海無祭器
弘治中置焉與衛者私迄茲廢假代盤盂盥器
具事景夔既進之三月春二月某日將祭閣祭
品乃嘆曰於戲慢哉慢則不敬不敬神弗享吾
夫手徒也使茲土不可以例戎衛亦不可曰非
我之責既爲器乃志之曰器不備不敢以祭作
斯備不作斯缺始之不作始者之罪也作樂
者廢焉則可尤夫始者乎曰則非始者之罪也
繼之者之罪也繼之道何曰視則謹鑰則固壞
則治缺則補其道可使久不失不然予不知其
後不有如予者其爲也勞矣憚而不爲以遺其
後後又遺之後人其禮將卒廢禮廢可無祭也

又伴池銘學伴古也居方之中盤東南西三方

而缺其北半天子之難駕山海有津近取之東

園若壁石梁於湖作諸生亦白三賦不爲士統

事黃景夔將鐵改作諸生亦白三賦不爲士統

言茲方妨則不惟庚與國也下實不圖銘曰

秋作取器醫藥之如誰齊厥初藝風寒荒矣節

皇皇言此而感其乘斯何易以其差匪以洪訛

制良治堅巧盈月弦有事時遷駕虹飛危石權

雲垂貫虛跨衡跨水云頃風行浪文翠委季蓬

山英海樞秀脉階生肆發光晶杰士豪豪激極

朋曹德言功高青衿竹惟我銘儲究列未未觀

主事鄒閣增澤學舍記嘉靖戊子春予奉

命守山海關既視事循故事謁

先聖廟因周視其殿堂門廡規制雖未善稱而

修葺未嘗有必以瞻依者既而視學舍前森整

錄且頽頽甚不可居因思是學肄武衛無良有

司維持之以至於是吾輩蒞事茲土復可涉然
視之乎顧以初履任遽未知所處也既數月乃
稍設法葺治之然因陋就簡亦非諸生所樂居
况所不能容者衆也閱歲已丑往還顧視則見
前舍日圯益不能為情然相故基隳益不足改
為擇地於學舍之東謀重建焉地廣袤可二畝
平衍方正周遭墻垣故在予曰此非有待於今
日乎遂畫為六區區而南可構學舍三間中一
區故學舍然終歲無額粒之入蓋虛器也高廣
如制遂仍其舊而葺之經畫既定於是衛知事
李時揚董其役措材募工卜言庀事晝夜効勞
衆役並作數閱月而告成但見規制宏敞輪奐
鮮明士氣益振行道改觀學校氣象自是又一
新矣於是諸生合辭請曰學舍昂建惟公之伏
願歲月以示來者予曰姑以盡吾心焉耳苟
書焉不幾於張之乎繼而諸生請益力乃曰是

無足書假是以進諸生可也夫古今之道一而古今之學不能一古之人讀書窮理必期實體諸身有餘於已而後推以及人今則詞章荅詞於以掠聲華媒利祿而已矣此人已輕重之分義利邪正之辨而世道汚隆生民休戚實係之諸生其尚致審於此而加決擇焉於以痛祛世俗利欲之故習而刻意古人爲己之學知焉而必見於行口焉而必得於心近之事觀敬長脩身齊家處事接物動求合乎道當乎理而後已則吾之所學要未能脫然於舉業之外而共立志其用功斷非專事舉業者比矣白是而造於場屋據理爲文居易俟命而不詭於聖以希世由是而仕必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而不徒官資崇卑廩祿厚薄之是計也夫然後可以不悖乎古聖垂教之意不負乎朝廷育才之心况素觀此地風氣獨為近古諸

生多淳厚篤實之資磨礪淬礪以底於成當思
難者故不以予之未能是而遂不以屬望於諸
生也諸生能不迂濶之而相與勉焉豈惟淺薄
之光抑

國家特有賴焉若夫擊舍之躬特不能不屬望
於後人之繼葺耳誠無用縷縷為也是為記

主事揚珣題名記天啓

皇朝大興文治建學育才三年一鄉試舉其賢
能而并用之即成周大司徒以鄉二物教萬民
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以禮賓
之獻賢能之書於王之意今

皇上嗣登大賢尤倦倦馬於育才取士是以海
內遐莫不有學而得人致治倍逾於昔於乎
茲歲山海緝畿內郡僻在東北自洪武開設以
來有銜無學人惟事武而不知文正統初
皇上始詔銜立學選武職子弟與軍餘之俊秀

者教育之輝近二旬歲閱六科未聞有一賢
舉於鄉者豈司教之人怠其事歟抑無光咸文
學之士以揭簿佈作興之歟天順收元之明年
戊寅兵部職方主事章君用輝來鎮是邦下車
之初進諸生於堂下知科貢之絕大懼教化不
明學校廢弛無以稱德意既以教法授學官
俾諸生循其條約守而行之於日以稽其勤惰
而啓發其憤排者復朔望誦學謁孔聖人以導
其立教之始禮畢坐明倫堂鳴鼓撤籤令諸生
講書發明聖經賢傳之旨考其得失而賞罰之
又擇其穎出於同輩者得蕭顯親譯之以為貢
舉之需明年己卯蕭生果以爲經舉然中領天
府鄉試第二名蓋山海之發舉自蕭生始誠破
天荒也問一年辛巳予以譚村叨持使節代用
輝用輝於予為同年而長予十有七歲實老成
文學之士予承其乏任其事多倚其善於學校

所以鼓舞作興之者又無所不用其極政暇相
與課諸生為樂如鄭已等六七人皆能作為文
章連篇累牘日正就於予予從而開導之由是
諸生益淬礪問學以遠大自期而鄭已則在衿
佩中為優壬午秋群試於京闈獨以文字中選
列名第八聯科高捷前此所未有也人皆欣忭
稱嘆以為盛事斯文之光重豈無自而然耶然
予之在山海亦何補於學校今喜二生俱以盛
年掇科第將駉駉乎效用有日矣非勤其名氏
於學宮曷以作興士氣予故積廩之餘命工礪
石而刻所以於其端其下則界為方首題二生
之名者紀其始也餘則空之以有待也然則子
之樹此碑也豈私二生乎哉殆使游於斯觀於
斯者皆感發興起欣欣然而相語曰彼之題名
於斯者何人也為者亦若是予豈不若彼哉
於是更相勸勉力求聖賢之為學以及夫科舉

之業必深造而自得屬時與賢度幾彬彬輩出者皆德行道藝之士吾知此碑將來不勝其紀矣尚勉之哉雖然科第之末不足為儒者道天下事固有在於此者然致君澤民盡忠報國皆由此進惟在人_之務實勝爾苟不務實勝而徒以科第媒利祿徽聲聞_之乃儒者之耻而亦非予之所學田舊為關東瞻望地居民私懇為業及百稔後中官守闕括租入私藏歛且盈厚民至弗堪郵部黃公至諭衛學之康錄乃稽地歸之官為贍學田事詳見託文上蔡馬公察入增懇者今得地共六千二百八十九畝二分得米共一百五石三斗四升二合八月增至八斗云生事黃景夔記治世養士衰世使士自養士自養其弊三焉上焉者自食其志無所事養中其道甘死不悔然其不遇也其困也極矣下焉者自食其力徒其業從而乏他其次

焉者誣於志而惰於力不能自食資於人以食
若戰國四公子之養士羨惡清而棄耻喪焉
之歌曰長歎歸來乎食無魚可哀也已非因之
耻歟三代盛時其養士尚矣然其詳不可知已
後世乃有學田然下能皆有哉

朝無學田而有學糧府州縣有差無地無之者
唯衛學則無馬竊意當是時介胄子弟罕學者
衛雖有學僅存空名故不爲置糧非法不備也
山海關東地民久私景夔稽而歸之公仍令業
爲而出其租地四千九百五畝米七十三石五
斗七升五合得諸生經試優等者十二人人月
食五斗載於籍以爲恒嗚呼士一夫一婦之
養此差足矣此地今以前之士無養然不聞弛
業奮而出者有人馬今以後之士有養矣奮而
出如前馬恒也吾不爾異其奮也倍焉斯異矣
然吾願爾士不惟是易曰願自吉又曰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爾養爾貞吾茲觀

鄉飲田

主事葛公以山

爾處爾推爾及將俟爾仕哉

海舊不舉鄉飲乃創舉之規用無所於處乃察

關內近城隙地得一千二百二十四畝七分三

釐歲取佃租一十八石三斗六升九合六勺鄉

飲兩察之費取給於此云榮記與川葛子以

天子職方氏出鎮山海關踰年爲嘉靖甲午法

準弊裁無擾無盤因次及便宜爰圖脩復乃詢

諸士民曰鄉飲爲我明盛典著在令甲有

司奉行罔怠以替凡以興行崇化焉爾矧山海

畿輔重鎮當首被聲教胡於是獨缺豈國

典故斯於衛邦所司者遺之也或對曰鄉飲舉

於學我高皇帝建學定制卽有之時山海未學也自正

統既元之詔始興建學第初草鹵他制未遑

今人文彬彬然日漸以著獨茲缺典舉之是待

倉庫驛遞三之四

山海倉

在衛治西南隅屬永平府初規制甚宏故堅緻乃建城時所立者正德間因倉

乏儲峙守吏弗加之意稍稍傾漏今雖重加脩葺然毀巨為細而堅緻百不如初論者深惜之

山海關義倉

創始於鄴郡黃公出關罰糶穀貯之關廨南廡散飲一準朱子義倉

之法繼之者上蔡馬公新昌鄔公寧夏楚公德平葛公多所增入近昔遭凶歲居民不甚葺亡

我公或曰曰用本於財禮備諸物無能越者有
司鄉飲之俱取諸歲領斯可常繼吾衛無鄉飲
嶺嶺取之卽取足目前胡繼之處盡是在我公
萬子曰嗟哉嗟哉繼茲山海雖稱遼隘猶夫人
也乃境諸恒典之外若無與於化理焉者殊非
聖朝同仁之制夫法無勅於衛徒執往迹無改
於循習之弊人自勑之間有識者顧諟諸區區
之費而止是愛物而賤禮焉乎可吾

天子

使臣職得議法責其處分是誠在我乃查近郭
間田籍之官得若干畝歲取佃租若干委官
斂貯鄉飲之需取給焉又下令於衛若學俾慎
選諸鄉仕而休者必格乃官箴完名高節無以
墨敗者滋莫諸鄉民必善年宿德六行允脩無
以弗檢者滋主之者則齋視蒙指揮也乃正月
既望寔爲創舉射逆覺奪寶僕畢來始而迎翼
如也揚解有詞凜如也讀法有條肅如也酒食

族獻樂章周作將將如也雍雍如也既醉而出
充然若有所得環橋門以觀聽者惕然深有所
感矣翼日諸士民造詹子所請曰匪創弗開匪
承弗永茲舉也葛公開意吾人至矣猶懼弗永
也子其記之以告承者詹子曰衛以即我知方
是急學業俎豆養志所先故衛弗學厥方斯昧
學非鄉飲厥業斯荒施之政教皆苟焉耳山海
自 國初有衛歷數十年始學又歷數十年
始鄉飲 國朝作人單位之制至是大備吾
人采能務忠孝之實與仁謙之風以資親上死
長之效適觀 洽隆俗美之成庶幾無負長者
之意若曰惟承是圖則法罔或限而用復弗窮
葛子亦既有言承之者將
無所諉也奚懼其不承

經倉實有額第公以南治西北隅舊有山海衛
行也東有運事給遠者今微價徑解至遠而庫
爲用因除舊會釋此云事事黃景燮記吾
方卸更職約關津關注外民事不當問飽而
婚不事如實知事後而事不吾與理有理者
當增二車夫備形塞途類聲徹天景燮曰
中處之人何難執知者執理者假持知者與理
非且與與吾命問孰問即問孰吾禁吾聚吾不
政訟乃捕獲而益勸民之資以賑饑者既幸不
免既又思曰是非可懼之故吾聚吾捕吾是而
代執捕不捕執聚民勸不苛後勸吁其執繼乃
與聚登難殺二千斛結之南燕白義倉歲出貸
民堂則微官荒則已饑堂乃飯不能後者與之
置法如是乃作斯記告我同志此區區者下足
清無窮之命月益年增慶豐萬傳度山海衛預
其濟哉我倡其始孰與成其終嗚呼

備倉

亦折舊庫考貯學倉即學大門內德東一區神鎗

庫

在山海關南軍器庫在衛治西北後軍器局在衛治東

開運所

在衛治東北隅供後者歲軍夫軍無月糧而有積田以武備百戶領之篇

百戶

在衛治東北隅供後者歲軍夫軍無月糧而有積田以武備百戶領之篇

馬房

在衛治東北隅供後者歲軍夫軍無月糧而有積田以武備百戶領之篇

雜錄三之五

鐘樓

在中天成化鎮東樓在東門城上天順

瑤

在東門城上天順瑤

彰

在東門城上天順彰

爾談詠應建庾亮遊徙倚關千正懷古金波穆
穆參東流又詩堆關高嶺鎮東樓百尺巍然城
上頭獨喜登樓板北極何須騎鶴上揚州風光
滿眼供詩興鞋酒盈觴散客愁作鎮一秋無補
報角山相對漫言羞郎中祁順詩醉上層樓不
覺勞滿懷詩興望中豪路通荒服東藩近人戀
京平北極高萬頃冰清入浩渺四開城郭玉周
邁關門舊主今重到莫訝兵曹轉戶曹主事尚
綱詩十二闌干百尺長倚天傑構鎮邊疆海山
南北環千里城郭高低遠四旁極目雲橫村樹
泐隔簾風細野花香太平時節登臨好暴客重
門不用防員外張弼詩行上高城更上樓憑閣
一望思悠悠山開圖畫儘吟興凌作杯團蕩醉
眸箕子故封今異域管寧舊隱是何州逢聞胡
馬時雨牧未請長彎愧白頭主事尚縉詩試倚
危樓趁午涼清風真可傲羲皇百川流水歸滄

海萬里閑雲閣大行座上笑談揮麈尾望中岐
路遠羊腸吟餘欲奏南薰調鼓角催封碁鑰忙
給事中蕭顯詩成接空濶八憲涼千載長城憶
始皇南北海山稱重鎮古今人物重班行休談
舊雨兼新雨且暢詩腸與酒腸回首貴陽應自
笑八千里路為誰忙又詩天下名樓觀欲盡都
來不似此高崇閣千十二盤旋上兵甲三千擁
戴中西北屏藩京國固東南襟帶海山雄居人
直拔無遺事創始難忘太傅功又詩城上危樓
控朔庭百蠻朝貢往來經八憲虛敞堪延月
重檻高寒可摘星風鼓怒濤驚海恠雷轟幽谷
泣山靈幾迴浩嘯掀髯坐卷蓬一聲天外聽御
史鄭已詩關橫山海東藩壯樓鎮乾坤北極高
簾雨棕雲朝暮變越吟楚奏古今豪荒遊俯控
來重譯刀斗宵懸諸六韜何處籌邊誇第一清
朝鎖鑰屬兵曹教諭陳獻詩樓高據險名天下

雄鎮東藩百代謀
俯瞰滄溟昭兩曜
北連山嶽抱中州
簷牙時送三韓雨
畫角聲傳萬壑秋
入貢遠人驚望眼
天威遙在五雲頭
主事陳欽詩
乾坤東北有高樓
樓在關城最上頭
麟閣重依日月龍
沙萬里控襟喉
秦人謾作防胡計
漆室常懷報國憂
邊圉近來無一事
凭闌西望思悠悠
御史施儒詩
昔年有夢到姜墳
此日登樓閱塞垣
天遠不逢遼海鶴
城尖正對角山門
扶桑枝近光先照
太乙星高手可捫
誰向荒陬標突兀
武寧勛業在乾坤
主事汪瑛詩
空傳海上有三山
變幻煙雲縹緲間
那似樓頭擗素眼
即從天際見青鬟
時看紫霧開仍合
不礙高鴻去又還
絕頂定知堪勒石
降胡塞下敢稱頭
主事黃景憲詩
城角聲催獨倚闌
海門斜月轉雲端
清輝近水應先得
求夜中天正好看
風露欲流平野闊
星河不動夕烽寒
早朝記踏長安路

清影疎槐帶馬鞍主事劉序詩絕域登樓對客

暉長秋高思振塵衣風翻海日蛟龍闢天盡山

封鴈驚飛王緊襄襟思漢切管寧心事度遼非

薊門西望燕臺杳輕靄浮雲鎖禁闌主事馬

駁詩君不見鎮東樓左抗雄山右襟海壯麗依

然迥如故丹青炫耀常不改東控遼左西幽燕

登臨徙倚思悠然回首仰拂星與斗臨風俯弄

雲和煙樓高返照留清影天涯此日悲飄梗海

氣蕭蕭琴書潤山嵐冉冉衣裳冷樽酒憑高滿

座春四時但願樓常新雄關一面無烽火天險

千年護紫宸主事陳欽郡人蕭顯聯句凭闌東

望見三山壁立亭宇宙間風送嵐光來碧

嶂雲開曉色擁青鬃人從按馬營前過鳥

到和龍嶺外還玉壘高深天設險醒夷空自

負真頑又詩雨過憑君一倚闌遠從天外

見峯巒蘇公木假猶堪記管子風清正足歎

險據西南波浪涵
日看圖置樓俯仰乾坤不盡歡又詩筆架頭日

城景最優樓海山襟帶古營州勢凌燕塞十尋
碧影入龍沙萬里秋逐北虜應驚草木樓向

南人自樂歌誰不須更問西川使樓此是籌邊
第一樓樓主事陳欽少卿曹岐國子生蕭鳴鳳

聯句百尺樓凭眼界餘樓薊門煙樹接京華乾
坤顛氣此磅礴樓秦漢遺踪成土直樓萬里梯

航雲外路樓滿城桃李雨中花樓浩歌不盡登
臨興樓何處悠揚起莫笳樓主事葛守禮詩城

上高樓跨海山昔州輿地舉眸問晴空會挽孤
雲宿中夜獨摩北斗閒平引醫無齊萃謹恍疑

方丈漾滄溪
神京天作東封仕永永飛堯府玉闕

迎恩樓樓在西門城上天望洋樓樓在南門城上威
順七年重脩嘉靖八年建

遠樓

在北門城上青邊樓在城上東南角成山天順七年建立十五年重修

海亭

在角山巔主事陳欽記亭在角山關西百步許其下為栖霞寺歲乙卯春予以使命

未鎮山海間出按行諸險陞戍守山行磴道而上五里許始至其地顧視其巖石聳起林木叢

茂曰是可亭也召寺僧悟微語之於是因木為材壘石為臺覆葺誇墁不數日而亭成秋七月

三日及海釣蕭公侍御鄒公始克遊榛翳既莫而勝益奇南望滄海一碧萬里渺焉不知其所

極東望長城巨帶關鎮遼左諸夷肅肅職貢穀擊鐘懸者相望於道北枕角山太行之尾高挿

雲漢白晝風雨西馳鳴立萬嶺率律如拱如揖帝畿嵐靄霏霏雙松

所瞰城郭井絡紫矧歷歷如指掌問山海之奇此盡於此矣鄉之官俊相繼登覽謂茲盛舉宜

有紀述以示後來予僭名其亭曰山海而告之
曰諸君知吾所以名亭矣乎維茲山海與天地
始停峙高深幾千萬年於時未有關也我

聖祖龍飛淮甸混一區宇乃命太傅徐公經營
朔方爰創是關築城設衛而守之於時未有人

物之盛亭臺之觀也惟蕭鄭二公以進士起家
爲司諫爲御史先後以直言獲譴謫乃今俱歸

老於家而亭也適成而吾人者又得以優游暢
諒於有成之暇蓋斯亭則山海之亭也斯人則

山海之人也而某也則山海之客也昔曾南豐
記醒心亭曰今同遊之人尚未知公之難遇也

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跡思欲見
之有不多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後

之登斯亭者亦有思欲見觀海亭在南海口關
之不可及者哉遂書爲記

觀海亭

城上主事揚

琚記愚嘗讀孟子觀於海者難為水知觀海則
天下之水皆不足為水矣然未免涉於思想孰
若親見之哉天順辛巳愚以夏官奉
命來鎮山海巡關至南海口見海邊城上有臺
峩然臺之上有亭翼然意其必為觀海而設西
登城上亭愚於是始得觀海而信孟子之而不
我欺誠以天下之水未有過於海者百川歸之
而不見其盈衆流納焉莫能測其深包乾括坤
寬而有容浩浩蕩蕩無際涯使人於此不能
不興望洋之歎且知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
在其中蓋無幾也博物志所載為益信既而謀
諸當關者因亭之舊稍葺而新之且竊倣先正
歐陽公筆法書觀海二字揭之亭內庶幾特相
與宦遊君子登覽而適情焉自是而後或月一
至焉或累月一至而至則不能去當夫晴霽之
朝居高望遠則日上扶桑煙閣蠶市清風徐來

波瀾下興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浴日浸霞錦綺
浮盛氣象不可名言至若湖波往來水落石出
鳥喜飛躍魚樂游泳凡其物類無不逞奇現美
於亭臺之外及夫天將降雨而山川之氣騰入
方之風動於斯時也則其水黑而晦遠混天色
清翻雪陣洶湧澎湃聲聞十里如鼓雷震震
天地至晝夜不輟謂之海吼觀其水勢無有不
下往過來續無一息之停非徒可以見人性之
善亦可見道體無窮之妙有如此夫是以君子
貴乎時加省察自強而不息也昔孔子觀東流
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何也孔子曰
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
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
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
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諱似包蒙不清以入鮮
察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

其萬折必東以意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爾也噫君子之取於水如此况於海乎然則後之君子可舍此而不觀歟既觀於此然後知是亭之設豈獨觀溟涬踈渤蜃樓鮫室之眺歟鰲山鼉浪謂潮龍沙之觀歟所以演武亭城南門外望游日謂懷又將有所得也

京亭

在角山絕頂嘉靖拾肆年建主事葛守禮

記角山關亘山爲關列戍守于上臨關者稽之嘉靖乙未春余同張汝欽侍御以閱視至待鄉大夫詹子仁甫因舊讀書正角山主人爲一飯以相候遂與登山之巔憑高而西望城邑盡下遊目於空鄉大夫謂然曰大哉觀乎五雲深處

神京者在焉亦職通哉余爲肅然而震揚然而省有益恪乃執事之心復曰

華轂諸臣固以夙夜匪懈赴土之人將惟是望

之繁乎夫君子足以步日月以觀心詩人之孝
子所以歌陟也昔齊桓公逞志於諸侯其於
王賜則以天威不遠顏咫尺下拜而不失禮而
子思之論寡過亦曰遠之則有望非是之謂與
侍御曰是磨子歛衽與言之意得子論我心更
切然思者存乎感者也遺者存乎迹者也即吾
三人者此去越數月而繼登亦信能者今日之
意而諸人之與登者非矣能知其有感而思乎
蓋無迹之遺也而可以爲遠人規揭而指之其
庶哉余曰俞遂命工取材于山而問瓦礫得山
寺之舊積因付寺僧領其事俾爲望京亭物鳩
工約不數日報成蓋翼然西向侍御于時歷諸
別徼謂而余特速鄒大夫僧往落之至則意興
寔然如昔曰余作而言曰亭斯成登斯旋矣迹
斯遠感斯思矣其爲君子望之將曰是出休
命亦惟隨之敢不戒於有位小人望之將曰

深吾恩亦孔為吾之威不戰烏容其均以寡過矣乎吾知是亭不徒矣是以徵侍御之見鄉大

夫曰若尾則蓋有言與亭始終且永以社學在吉德園余曰唯唯遂次存其說為記

東南隅弘治間上虞徐公毀淫祠為之今舍宇坊牌俱廢而地僅存養濟院在城北

隅嘉靖十四年德平葛公建并記一維天生人厥福共恒運化相錯則不能無奇值而罹其極

者博獨是也然非天之意歟其如此也有能哀而恤之俾猶夫彼人者將非天之意乎先王之

惠鮮此類蓋欽若乎天也我皇明興亦既克紹先王設養濟院遍天下矣天

下之生死於仁政中者殆無遺憾嗚呼休哉惟若山海亦我明之臣天之生也而獨不舉

此與不沾此惠吁嗟乎肺石無達天何言哉仁政於是乎有不咸者矣嘉靖癸巳冬予來抱關

時蝗旱連年有居者有告者聖能散者或尚全性命而不然者多轉溝壑捩腹見肘露宿而蒙寒胡能自存故老孤者爲尤慘其既春則餓殍加甚予既兩發義倉粟賑之乃見童頭僂倮者龍鍾羸瘠者積而耄者殘疾而匍匐者臃腫菜色駢有扶曳而頽憊者至不可狀嘆曰若此者豈惟凶年飢押亦豐年不免也其孰與穎而存之既思之曰周禮遺人掌門闕之委積以待老孤則斯土斯人將屬之闕乎義倉有粟省而給之可贍惟厥攸居茲用惟艱胡待而吾守之下民克義有能相我所其人羽翮飛肉或可矣聊試諭之乃義人駢出舉若干架各許以力卜何日始皆集其功弗戒弗亞自荒自度越數月成四十楹迺籍該衛窮無告者得若干鰥寡別院原夫婦則令同室義倉粟月一周給三斗爲準布絮不爲例嗚呼無告者官爲之養矣有告者

將導之也而可使一方無失養者將非天之意乎哉

皇上之仁政咸矣不識其始漏澤園城西北嘉

其孰與繼而永之于是乎記

靖二年鄭

古蹟三之六

舊長城在城東北延袤西北去舊渝關括地志

相傳爲秦將蒙恬所築

云幽州

東北七百里有渝關在平州石城縣關下有渝

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路狹處纒數及旁

皆亂石高峻不可越今莫詳其所在漢書云渝

水首受自狼東入塞外文云侯水北入渝隋開

皇間漢王諒將兵伐高麗出臨渝關即

海濱廢

此今廢置驛於故址東二十里作渝

縣在山海關東一百二十步本漢陽樂縣地慕
容燕爲集寧縣地遼爲海濱縣金屬瑞州元

末廢併入州

本州設關後其地

海陽城

在城

置東門滄遼所今移所於關內

西三

十五里本漢故縣金改爲海山縣元省據漢書

龍鮮水東入封大水封大水嶺虛水皆南入海

今廢爲社屬柳

五花古城

在城西南八里其城
連環五座故名莫詳

寧縣遺址猶存

所創始相傳爲唐

太宗征遼時所築